

## 多行不义必自毙

### 【名言】

多行不义必自毙。

——《隐公元年》

### 【要义】

作恶多端，必然自取灭亡。此语系郑庄公在与其弟弟共叔段争夺权利时所说。郑国是春秋初期的一个新兴国家，郑武公和他的儿子庄公先后成为王朝卿士，帮助周王管理国政。郑庄公有雄心大志，他对内战胜弟弟共叔段，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利，巩固统治基础；对外进一步蚕食邻近的国家，扩张领土，并与腐朽的东周王室发生冲突，还曾打败周桓王领导的诸侯联军，获取胜利。这是后话。

本篇故事讲述的是春秋时期贵族统治集团家庭内部一场勾心斗角的残酷斗争，揭示了他们的丑恶面貌。对于共叔段阴谋夺取政权和姜氏偏袒成性、暗中为小儿子做内应、不惜发动一场血腥内乱的行为，作者给予了有力的鞭挞。但是，作者揭露更充分的是郑庄公虚伪、毒辣、阴险的本性：他明知共叔段图谋叛乱，却故意纵容，让他的罪行得以进一步发展，以便可以最终将自己的这个同胞兄弟置于死地，并将偏私成性的母亲驱

逐出宫。

### 【故事】

郑武公娶了申国的女子武姜为妻，先后生了两个儿子：庄公和共叔段。由于生庄公时难产，姜氏受到了不小的惊吓，所以虽然同是自己所生，姜氏却非常讨厌庄公而一心偏向小儿子——共叔段。姜氏喜爱共叔段，便处处偏袒他，一心想立他为太子，但是废立太子毕竟事关重大，所以姜氏屡次向武公请求都未得到应允。

庄公继位为郑国国君之后，姜氏便向庄公请求将制地作为封邑赐给共叔段。由于制地地势险要，不久前曾发生过暴乱，因而庄公没有答应。于是，姜氏又请求封赐京城给共叔段，共叔段住到京城之后，嚣张跋扈，人人称之为京城太叔。按照当时的规矩，各个城邑的城墙长度和面积大小都是有严格的标准：大的都邑不能超过国都城墙的三分之一；中等的都邑不能超过五分之一；小的都邑则不能超过九分之一，否则不仅不符合礼制，而且还意味着犯上作乱，是坚决不允许的。但是，共叔段却有意将京城的城墙加长，完全超出了国家所制定的标准，这在当时引起了群臣的注目和警觉。大臣祭仲担心共叔段占据了这样大的都城，将来势力一旦发展起来，必定会威胁到国君的安全和国家的稳定，因此他马上提醒庄公要早作打算，以免姜氏和共叔段滋生事端，成为国家的祸害。

没想到庄公却作出一副无奈的样子说：“姜氏硬要这么做，我又能怎么样呢？如若是祸害，我又哪里能逃避得了呢？”祭仲看到庄公不以为然，心中十分着急，说：“姜氏一心宠爱她的小儿子，她的愿望恐怕很难有满足的时候，如果您不能早些处

置共叔段，而让他的势力一味地滋长蔓延，时间一长怕就难以想出对付的办法了。蔓延的野草尚且难以除尽，又何况是您尊贵的兄弟呢？”庄公却十分平淡地答道：“干尽坏事，多行不义，必然会自取灭亡的，您就姑且等着瞧吧。”

果不其然，没过多久太叔就下令西部和北部边境的城邑，暗中归属自己管辖。这时，另外一位大夫公子吕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又一次奉劝庄公要尽早铲除太叔的势力，他对庄公说：“一个国家不能够有两位国君，现在太叔已经在那里发号施令了，您究竟打算怎么办？如果您打算把国家让给太叔，那么就请您允许我去侍奉他；如果不是，就请您立刻下令除掉这个祸患，千万不能让百姓产生别的想法。”但是庄公却依然看似平静地说：“用不着，他一定会自取其祸，走上死路的。”

太叔看到郑庄公对于自己的挑战没有什么反应，胆子愈发大了起来，他又继续收取原来两属的地方作为自己的私邑，并将其扩大到廩延一带。公子吕担心太叔的势力不断扩大，会进一步获得民心，于是又一次催促庄公赶紧动手。但是，庄公依然没有答应，他说：“不必担心。他的行为，对国家来说，是不义；对家族而言，是不亲。不亲不义的人，百姓是不会亲附的。他的地盘扩大得越大，他自己也将毁灭得越快。”

太叔看到郑庄公对他不闻不问，气焰更加嚣张。他开始进一步整治城郭，储备粮草，修整武器装备，充实步兵和战车，并勾结了姜氏作为内应，到时候替他打开国都城门，准备袭击郑国都城。

其实，郑庄公早已做好了一切防备工作。在得知共叔段准备攻城的确切日期之后，他便立即发布命令，派出公子吕率领

二百辆战车抢先进攻京城，攻打共叔段。京邑的百姓也趁机反叛了共叔段。在庄公出其不意地征讨之下，共叔段根本无法回击，只得狼狈退入鄆地。庄公又马上下令穷追敌寇，攻入鄆地，共叔段只好逃亡到了共国。至此，共叔段的势力被彻底击溃，郑庄公的统治地位最终得以巩固。

## 爱子教以义方

### 【名言】

爱子，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

——《隐公三年》

### 【要义】

义方，做人的正道，行事应该遵守的规矩法度，后多指家教。疼爱孩子，应该用正当的道理去教导他，不要使他走上邪路。故事发生在卫国。卫庄公由于过分宠爱和纵容自己的儿子，导致了卫国政局的混乱和悲惨事件的发生。这个故事教育后人，也告诉后人，怎样才是真正疼爱孩子，关心孩子，否则孩子一旦走上邪路是很难回头的。这个故事同样也赞美了大臣石碚为了国家、大义灭亲的正义之举。

### 【故事】

卫国的庄公娶妻庄姜，是齐国太子的妹妹，庄姜十分美貌但却没有孩子。于是，卫庄公又在陈国娶了厉妫（guī）做妻

子，生了孝伯，但是不幸也夭折了。与厉妣一起陪嫁过来的妹妹戴妣为庄公生了一个儿子，即桓公，庄姜视如己出。

公子州吁，是庄公宠妾所生，从小喜欢惹是生非，舞枪弄棒，却十分得庄公的宠爱，庄姜则极其讨厌他。根据古代礼法，在一夫多妻制下，妻与妾的地位是有极其严格的尊卑之分的，就连他们的孩子也因为母亲尊卑地位的不同而享有不同的地位和权利。妻所生之子称为嫡子，妾所生之子称为庶子，嫡子因为母亲地位尊贵因而享有继承王位的权利。在一般意义上来讲，只有在没有嫡子的情况下，庶子才有可能有机会被立为嗣子，享有继承大统的机会和权利，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母亲也会凭借儿子的身份来提高自身的地位，即母以子贵。

大臣石碏看到庄公实在是太宠爱公子州吁了，于是规劝庄公说：“喜欢自己的儿子应当以道义去教育他，才不至于使他走上邪路。骄傲、奢侈、放荡、逸乐是走上邪路的开始，而这四种恶习之所以会发生，正是宠爱太过分的缘故。如果您准备立州吁为太子，那就应该马上定下来；如果不能立即明确，则会逐步引导他酿成祸患。那种能够受宠而不骄傲、骄横而能安于地位的下降、地位下降却不怨恨、怨恨而能克制的人，是很少见的。何况州吁出身低贱，低贱妨害尊贵、年少凌驾年长是反常的现象，父亲慈爱、儿子孝顺、兄爱弟、弟敬兄才是正常的现象。作为统治民众的国君，应当行事得宜，尽力免除祸患，而您却在招致祸害。”石碏是在明确地告诉庄公，州吁现在所享受到的权利已经大大超出了他作为一个庶子所应该得到的标准，如果他将来不能继承王位，那么他一定不甘心自己的地位降落在别人之下，这样就一定会酿成国家的祸患。但是庄

公却并没有听取石碣的劝告。

石碣的儿子石厚与公子州吁交往频繁，交情深厚，石碣力加劝阻也无济于事。等到卫桓公继位为君后，石碣就退休了。

一年之后，公子州吁果真杀了卫桓公而自立为君。由于州吁仗恃武力而过于残忍，卫国百姓十分不服，国内长时间得不到安宁。石厚这时与州吁已经是狼狈为奸了。为了帮助州吁顺理成章地成为卫国国君，他便向父亲石碣询问如何才能安定君位。石碣痛恨州吁的犯上作乱和自己儿子的不明事理，沉思良久，他对儿子说：“朝觐周天子就可以取得合法的地位。”石厚又进一步问道：“如何才能去朝觐呢？”石碣早已打定了主意，准备牺牲儿子的性命来换取卫国政局的稳定和百姓的幸福，于是便装作很有信心地说道：“陈桓公正受到周天子的宠信，如果让他代为请求，就一定能够达到目的。卫国与陈国现在十分友好，所以陈国是不会拒绝的。”石厚这一次果真听取了父亲的意见，于是马上伴随州吁来到了陈国。

石碣这时早已派人悄悄到了陈国，告诉陈国的国君说：“我的年纪大了，不能为国家做什么事了，但是这两个人确实是杀死我们君主的凶手，请您趁此机会将他们抓住。”陈国于是把州吁和石厚囚禁起来，随后请卫国派人来陈国进行处理。卫国便派人到陈国将弑君的州吁杀死，石碣也同时派出自己的管家把自己的儿子在陈国处决。

后来，卫国使者到邢国迎接公子晋回国即位，公子晋就是历史上的卫宣公。石碣大义灭亲的故事也流传至今，为后人所称颂。

## 善不可失，恶不可长

### 【名言】

善不可失，恶不可长。

——《隐公六年》

### 【要义】

善良的美德不能轻易抛弃，丑陋的行径不可以任意滋长。滋长了恶行，而不知悔改，马上就会自取祸害。本篇讲述的是发生在陈国的故事。陈国因为拒绝邻近国家发出的友好信息，而导致国家内乱的发生。这篇故事旨在告诉人们，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应当保持善良的美德，警惕邪恶念头的滋生。

### 【故事】

隐公六年（前 717 年），郑庄公入侵陈国，大获全胜，获取了许多战利品。在此之前，郑庄公曾经向陈国请求讲和，但是陈侯没有答应。当时 陈公子佗还曾向陈侯劝谏说：“亲近仁义，和邻国友好，这是国家最宝贵的措施，您还是答应郑国的请求吧！”可是陈侯却说：“宋国和卫国才是陈国真正的祸患，和他们结交才会给我们带来好处。郑国有什么了不起，与郑国友好能有什么好处？”最终没有应允陈公子佗的请求，结果导致了郑国与陈国的一场战争，给国家带来了损失，同时也滋长了陈公子佗对陈国君主统治的不满。

君子对此评论说：“善不可丢失，恶不可以滋长，这说的就是陈桓公啊！滋长了恶而不悔改，马上就会自取祸患。纵然是马上挽救，也不一定能够办得到！《尚书》上说：‘恶的蔓延，如同遍地大火，已经不可靠拢了，难道还能把它扑灭吗？’良史周任也曾说：‘治理国家的人，见到恶，就要像农夫急于除掉杂草一样。锄掉它，把它聚积起来肥田，并且挖掉它的老根，千万不要使它再生长。那么，善的事物才能够发展。’，

隐公七年（前 716 年），迫于形势的压力，陈国终于与郑国讲和。十二月，陈国派公子佗到郑国参与结盟。但是在与郑庄公歃血为盟的时候，公子佗显得有些心不在焉，让参加盟誓仪式的许多人产生了种种猜测和疑问。郑国的大臣泄伯于是就说：“公子佗一定会导致灾祸发生，因为他没有把结盟看做是国家的利益，而是如此草率地对待它。”后来，等到郑国的良佐到陈国参加结盟的时候，也看出了陈国将要发生动乱的种种苗头。

桓公五年（前 707 年）陈侯鲍病重即将去世的时候，陈国果然发生了内乱，文公的儿子公子佗杀死了太子免而取代了他。陈国一时间上下动荡不安，国内的臣民纷纷离散，结果陈侯的讣告发布了两次，更加可笑的是两次讣告的日期却并不相同。

## 见恶绝其本根

### 【名言】

为国家者，见恶如农夫之务去草焉，芟夷蕴崇之，

绝其本根，勿使能殖。

——《隐公六年》

### 【要义】

恶，罪恶、不良行为。务，事情、事务。芟（shān）夷，割草、锄草。蕴，积也。殖，生长、繁殖。治理国和家的人，见到恶，就要像农夫急于除去杂草一样，锄掉它堆积起来肥田，挖掉它的老根，使它不能再生长。本篇讲述的是具有雄才大略的齐桓公在执政晚期，偏听偏信，任用佞臣，最终落得个身死不葬、蛆出于身的悲惨故事，为后世执政者敲响了警钟。

### 【故事】

春秋时期，齐桓公在执政前期尚能知人善任，在政治上也是一个具有雄才大略之人，但是到了晚年，便有些骄傲起来，生活上也更加奢侈好色了。桓公贪恋美色，以至妻妾成群。他的三个夫人：周王室女王姬，徐侯女徐姬，蔡侯女蔡姬，都没有为桓公生下儿子，另外六个宠妾却皆生有子。由于没有嫡子，故几个庶出的儿子都有资格继承君位，如此一来，几个公子为争夺王位不断地明争暗斗。齐桓公先是选了郑姬之子昭为太子，托护给宋襄公看护。当时齐桓公身边有奸佞三人：竖刁、易牙、开方，三人各施其技，绞尽脑汁，献媚取宠。易牙因善于烹调而甚得大卫姬的欢心，进而发展到通奸淫乱。易牙听说桓公是一个美食家，只是没有尝过人肉的滋味，于是就杀了自己的儿子，煮熟之后献给桓公，由此受到桓公的宠爱。

齐桓公的霸业有很多是靠管仲等诸贤臣的辅佐才得以完成的。管仲临终之前，齐桓公曾问管仲，何人可以继承相位。桓

公先问易牙如何，管仲答道：“不可。他为了得到您的宠幸，竟然可以杀死自己的儿子烹给您吃，这种连儿子都可以抛弃不要的人难道会忠诚于您吗？”桓公又问竖刁如何，管仲说：“不可。此人为了能够卖身投靠于您，不惜阉割自己来做宦官，己身不惜，又怎能忠信于您？”桓公继问开方如何，管仲答道：“也不可。此人为邀宠取爱于您，竟然连父亲去世都不回去奔丧，一个连父亲都不爱的人，还会爱护您吗？只有隰朋为人忠厚，可主辅国政。”并且管仲还奉劝齐桓公要远离竖刁、易牙、开方等奸臣。但是管仲死后，齐桓公并没有按照他的遗训行事，反而对他们三人更加信任重用起来，甚至还答应大卫姬和易牙的要求，废掉太子昭，立大卫姬之子无亏为太子。

三年后，桓公病重，易牙、开方、竖刁等人勾结内宠大卫姬将桓公囚禁起来不与饮食，并矫旨曰：“寡人有病，不愿被闲人打扰，不论群臣百姓，一概不准进宫，由竖刁把守宫门，易牙带兵巡逻。一切国政等到寡人的病好了之后再禀奏。”然后，他们杀死诸大夫，立大卫姬的儿子无亏为国君，赶走了桓公亲选的继承人公子昭。桓公被囚之时，只有一名宫女从洞中爬进去侍奉。叛乱发生后，桓公很长时间无人过问，一天，他问宫女：“寡人饥渴交加，怎么无人送饭送水？”宫女回答说：“易牙等人在外作乱，宫门被封已经有很长时间了。”桓公这才得知国家发生了政变。他悲愤交加，叹息道：“寡人有何面目去见九泉之下的管仲呀！”叹罢抱恨而终，宫女也撞堂柱而亡。

由于内乱未止，诸公子忙于争夺权位，谁也无暇顾及埋葬桓公，以致尸体停放在床上达六十七天之久，直到尸蛆爬出门外、臭气熏天、惨不忍睹时才被殓葬，可叹一代豪杰英才竟然

落得个如此悲惨的结局。

## 礼，经国家，定社稷

### 【名言】

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

——《隐公十一年》

### 【要义】

经，治理。嗣，子孙、后代。礼，是治理国家、安定社稷、使百姓有序、使后代有利的工具。故事发生在鲁隐公十一年（前 712 年）的郑国。名言赞美了郑庄公以“礼”讨伐许国、又以“礼”使许国服罪，并以“礼”为原则宽恕他们、揣度德行而行事的美德。在古代，礼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是辨明尊卑等级、判定是非曲直的社会规范，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礼”的内容不断扩充，与政治的关系也进一步加强。普通民众遵礼而行可以显亲扬名，帝王遵礼而行可以得贤才、安邦国；反之，则无以立身处世、定国安民。故事发生的年代距今久远，言语之中也有许多迷信成分和迷信色彩，这是我们应当摒弃的。

### 【故事】

隐公十一年（前 712 年）夏，鲁隐公和郑庄公在某地会见，奉天子之命策划讨伐不去朝覲周室的许国。在准备攻打许

国之前，郑庄公在太祖庙内颁发武器。子都和颖考叔二人因为争夺兵车发生了争执，颖考叔挟起车辕就跑，子都拔出一支戟来就追了上去。一直追到大路上，也没能追上颖考叔，子都非常生气。

秋季到来的时候，隐公会合齐侯、郑庄公一同进攻许国。初一的那天，军队汇合攻打许城。颖考叔手举郑庄公的旗帜“螫弧”，争先登上了城墙。不料，子都从下面偷偷地用箭瞄准了他，结果一箭射中，颖考叔从城墙之上摔了下来，死了。这时，瑕叔盈又举起“螫弧”旗冲上了城，并不断向四周挥动旗帜，大声喊道：“国君登上城墙了！国君登上城墙了！”于是郑国的军队一起涌上，全部登上了城墙。仅仅用了三天时间，联军就全面地占领了许国，许庄公被迫逃亡到了卫国。

齐侯有意将许国让给隐公。但是隐公谦让说：“君王说许国不交纳贡品，所以寡人才跟随君王一起讨伐它，现在既然许国已经认罪了，即便是君王有这样的善意，我也不敢再参与其中了。”于是就将许国的领土送给了郑庄公。

郑庄公安排许国的大夫百里侍奉许庄公的弟弟——许叔，将他们安置在许都的东部边邑。郑庄公对百里交代说：“上天降祸于许国，是因为鬼神确实对许君有许多不满意的地方，所以借我的手惩罚他。我这里连一两个父老兄弟都难以相安，难道敢把讨伐许国作为自己的功劳吗？我有一个兄弟（共叔段），尚且不能和睦相处，结果使他在外四方求食，我难道还可以长久地占有许国吗？您应当侍奉许叔来安抚这里的百姓，我准备让大夫公孙获来帮助您。假如我得以善终，上天又可以依礼而撤回加在许国身上的灾祸，让许公可以再回到许国来治理他的

国家。如果是这样，那么到时候，只要我郑国对许国有所请求，可能他们就会像对待老亲戚一样，降格而同意的。所以我们不能让别的国家逼近我们住的地方，来同我们郑国争夺这块土地。如果是那样，我的子孙挽救危亡尚且来不及，难道还可以代替许国敬祭祖先吗？所以我让您留在这里，不仅是为了许国，也是为巩固我们郑国的边疆啊！”

于是，郑庄公就派公孙获驻在了许国的西部边境，并且叮嘱他说：“凡是你的器用财货，不要放在许国。我死了以后你要赶紧离开这里。虽然我的祖先在这里新建城邑，受封于周，但是眼看着周王室已经日渐衰微，我们这些周朝的子孙正在一天天丢掉自己过去的地位。而许国，是四岳的后代，上天既然已经厌弃了成周，我又哪里还敢和许国抗争呢？”

君子评论这件事说：“郑庄公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合乎礼的。礼，是治理国家、安定社稷、使百姓有序、使后代有利的工具。许国因为违背法度，所以庄公讨伐他们，既然他们已经服罪，就应当予以饶恕。揣度德行而处事，衡量力量而办事，看准了时机而行动，不要让忧虑连累后人，可以说是懂得礼了。”

郑庄公又让军队中一百名兵士拿出一头公猪，二十五人拿出一条狗和一只鸡，来祭神以诅咒射死颡考叔的凶手。君子评论这件事说：“郑庄公失掉了政和刑。政是用来治理百姓的，刑是用来纠正邪恶的。如果缺乏清明的政治，又没有威严的刑法，就会发生邪恶。但是邪恶既然已经发生而又加以诅咒，又能有什么好处呢？”

鲁桓公十五年（前697年）的时候，许叔进入许国。鲁桓公和齐襄公在艾地会见，商量安定许国的有关事宜。

## 昭令德以示子孙

### 【名言】

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犹惧或失之。  
故昭令德以示子孙。

——《桓公二年》

### 【要义】

昭，发扬、宣扬。作为人君，应当发扬道德而阻止邪恶，以此作为百官的表率。即使是这样，仍然会有所失误，所以要不断显扬美德以示范于子孙。故事发生在鲁国。这是大臣臧哀伯因为鲁桓公的所作所为不合礼制而进行劝谏时所讲的一番话，目的在于奉劝国君遵守礼法，发扬美德，使国家得以长治久安。

### 【故事】

鲁惠公的晚年，曾在黄地打败过宋国。鲁隐公即位之后，要求与宋人讲和。于是，鲁、宋两国便在宿国结盟，开始通好。

后来，宋穆公病重之时，召见大司马孔父并把侄子殇公与夷托付给他，说：“先君抛弃了他自己的儿子与夷而立我这个兄弟为国君，这份恩德我至死也不敢忘记。如果托大夫们的福，

我能够得以保全自己的脑袋，先君如果问起与夷，我将用什么话来回答他呢？所以请您侍奉与夷来主持国事，这样我虽然死了，也可以向先君有所交代了。”孔父回答说：“可是群臣们都愿意侍奉您的儿子冯啊！”穆公坚决地说：“不行，先君认为我有德行，才让我主持国事。现在如果丢掉道德而不让位，这岂不是废弃了先君的选拔，哪里还能说是有德行呢？我们是在发扬光大先君的美德，请您千万不要废弃先君的功业！”于是，就下令自己的儿子——公子冯住到郑国去，目的是避免和与夷发生矛盾。这样，宋殇公与夷继承了君位。

君子由此评论说：“宋宣公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了解人的典范了。他虽然立了兄弟穆公，但是他的儿子依然享有了君位，这是因为他的遗命是出于道义的。《诗经·商颂》上说：‘殷王传授天命合于道义，所以才承受了各种福禄。’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

宋殇公即位之后，继续穆公的政策，与鲁隐公会见，准备重温在宿地所建立的友好。但是此时，卫国人来报告说卫国发生了州吁之乱。于是，鲁国与宋国就重新修订了会见的日期和地点。卫国州吁自立为君之后，为了讨好诸侯，安定国内人心，准备向郑国报复前国君结下的怨恨。这时，因为郑国预备将住在郑国的公子冯送回宋国，于是卫国州吁马上派人告诉宋国说：“如果宋国愿意进攻郑国，卫国愿意出兵出物，并以宋国为主，联合陈、蔡两国，一同阻止公子冯回国，除去宋国的后患。”于是，宋国答应了卫国的请求。这时，卫国正与陈、蔡两国交好，所以宋殇公、陈桓公、蔡国、卫国一起向郑国发动进攻，包围了郑国国都的东门，五天之后才撤兵回去。

秋季，他们又再次进攻郑国，宋殇公派人前来向隐公请求

发兵支援，但是隐公料到州吁不会成功，于是坚决予以推辞了。但是公子翬却带兵前去与联军汇合，打败了郑国的军队，并将郑国的谷子割取回来。

之后，宋国人又派兵掠取了邾国的土地，邾国人立即派人告诉郑国说：“请君王攻打宋国，以报仇雪恨，敝邑愿意做向导。”郑国人于是带领周天子的军队和邾国汇合，进攻宋国，以报复去年联军的会战。由于宋、鲁两国是结盟友好之国，所以这时，宋国派人前来用国君的名义向鲁隐公告急求救。隐公听说联军已经进入了宋国的外城，于是打算出兵救援宋国。他询问使者道：“军队现在到了什么地方？”谁知使者不说实话，欺骗他说：“还没有到国都。”隐公一听发了怒，马上改变主意，决定不去救援宋国了。他委婉地辞谢使者说：“君王命令我一起为宋国的危难忧虑，但是现在询问使者，回答说‘军队还没有到达国都’，既然如此，我也不便参与其中了。”

隐公八年（前 715 年）齐国安排宋国、卫国和郑国讲和，并结盟以彻底丢弃旧怨。冬季，齐侯派人到鲁国来报告三国讲和的事情。隐公也派人回答说：“君王使三国舍弃相互仇敌的图谋，安定他们的百姓，这都是君王的恩德。寡君听到了，哪里敢不接受君王的明德？”

隐公九年（前 714 年），宋殇公没有前去朝见周天子。这时，郑庄公正担任周天子的卿士，于是便以天子的名义讨伐宋国。由于前次的战役没有得到鲁国的救助，因而宋国对隐公一直心存不满，所以没有向鲁国报告此事。隐公发了怒，于是与宋国断绝了往来。后来，鲁国、齐国、郑国结盟，一起进攻宋国并将其打败。之后，郑国将占领的土地归属给鲁国。

君子认为：“郑庄公这样做，可以说是合于正道的。用天子的命令讨伐不来朝覲的诸侯，但自己并不贪求土地，而是用来犒赏天子爵位的鲁国，这是得到治理政事的本体了。”

桓公元年（前 711 年），宋国的华父督在路上遇到了大臣孔父的妻子，见她生得十分美丽，便一直盯着她看，一眼也不眨，看着她走了过来，又看着她走了回去，然后感叹地说：“真是美丽又光彩动人啊！”

于是第二年，华父督就攻打孔氏，杀死了孔父并将他的妻子占有。宋殇公闻听此事十分恼怒，华父督便一不做，二不休，将殇公也杀死了。据统计，宋殇公即位之后，十一年来共发生过十一次战争，给国内百姓带来的是兵乱和灾难，早已使百姓不堪忍受。孔父嘉做司马、华父督做太宰的时候，华父督为了推卸自身的职责，就在百姓当中四处宣传，把造成国家和百姓困苦的原因全部推到司马孔父嘉的身上，说是因为司马是主管军队的，所以才会如此频繁地发动战争。不久之后，又将司马和殇公一起杀死，可见，华父督的谋反之心早已隐藏多时，所以才会产生这种罪恶的行动。

华父督杀死了国君之后，鲁桓公、齐侯、陈侯、郑伯在稷地会见，商讨平定宋国的内乱。这时，华父督已经抢先把被宋穆公驱赶到郑国的公子冯招回，并随即立他为国君，即宋庄公，以此来亲近郑国。同时，华父督又对准备讨伐宋国的各个诸侯国实施贿赂，把被宋国所灭的郕国的大鼎送给了鲁桓公，对齐、陈、郑等诸国也都馈送了丰厚的财物。这样，各诸侯就放弃了讨伐宋国的计划，华父督也顺顺当地登上了宋国宰相的位置，而各诸侯国由于接受了贿赂的缘故，也都默认了宋国的华氏政权。